

R. L. BUELL 著
胡慶育 譯

【增訂再版】

最近十年的歐洲

【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】

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

R. L. BUELL 著
胡慶育 譯

最近十年的歐洲

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

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

印翻許不有所權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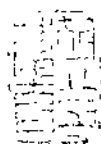
【增訂再版】

最近十年的歐洲

R. L. BOELL, 著
胡慶育 譯

天、再出版
五、三再版

【全一冊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郵費酌加】



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
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
上海牯嶺路餘慶里一弄
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

總發行所

上海太平洋書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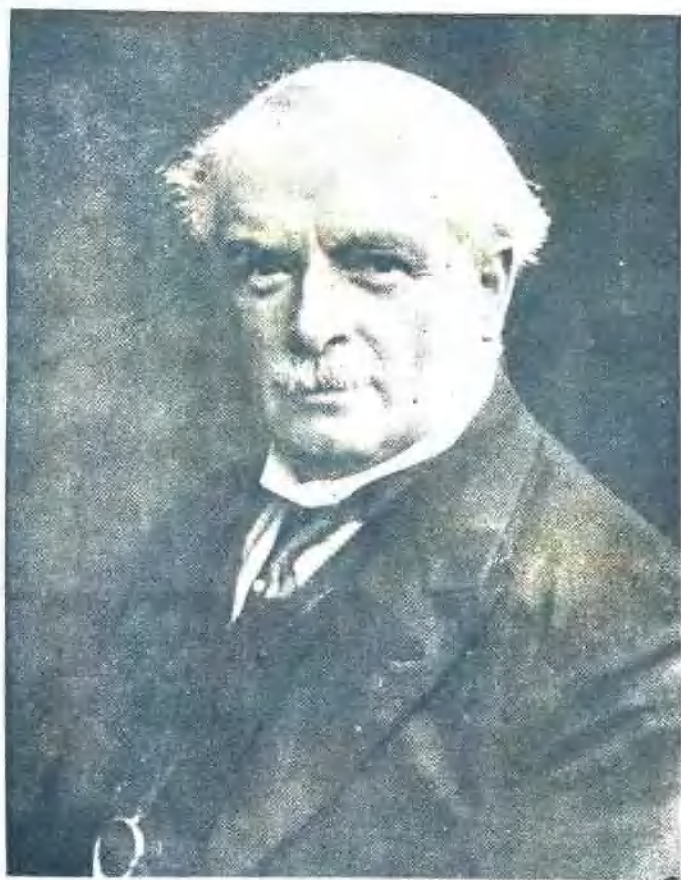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

批發部
門售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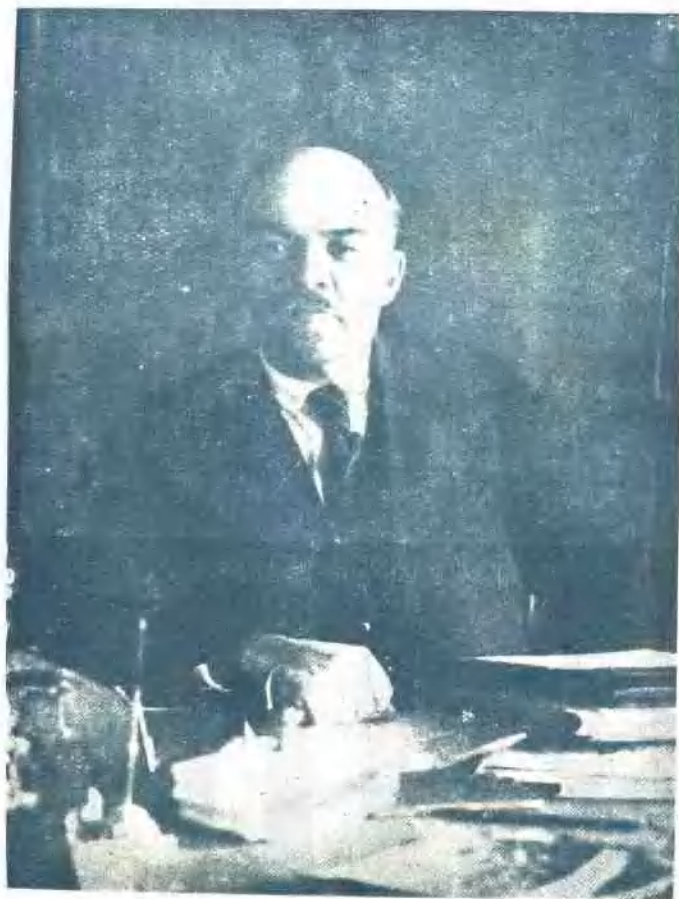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
電話中央九六七五
上海四馬路中市一二四一五
電話中央三九五四

分售處

各埠
南京 太平洋書店
武昌 太平洋書店
長沙 太平洋書店
天津 太平洋書店
各埠 太平洋書店



治喬意魯理總務國國英的中期戰歐



富列袖領命革的斯維俄



新波蘭的創造者皮爾蘇斯基



尼里索莫和意



新土耳其的領導者基瑪爾



法郎的救護者普恩加登

最近十年的歐洲

再版譯者序

本書出版，未及半年，而已售罄，足見我國的讀衆，對於近日的國際問題，業已漸知注意了。這乃是我所深爲慶幸，和始願所未及的。

在本書付排的時候，因爲急於出書，所以在校勘方面，便很欠仔細，因而錯字和脫字的地方，便存在而有。這次，我乘了再版之便，便將牠從頭校閱一過，計得錯字八十餘，脫字四十餘，而倒文和衍文，則尙不在此數。現在都一發將牠們修正過來了。古人云：校書如掃落葉。我想：我這本書還一定是仍舊地充滿着這方面的缺欠的。

此外，我更在本書中，加上了如左的附錄，和插畫，名之爲增訂本，實在也是名實相符的罷：

一、歐洲最近十年大事表。

二、歐洲當代名人傳略【以上二文之藍本採自 O. De laisle Burns, A Short History

最近十年的歐洲

of the World (1918—1928) . . .】

三·新土耳其的領導者基瑪爾肖像。

四·新波蘭的創造者皮爾蘇斯基肖像。

最後：我還是切盼着讀者們的批評和指正。

譯者，一九二九，九，二六，於北平。

最近十年的歐洲

R. L. Buell 著
胡慶育 譯

譯者序

歷史是永續的，有機體的，而不是掣一些孤立的史實構成的；換一句話說，在這些史實當中，是有因果可尋的；而同時這些因果關係的存在，也就是歷史的命脈的存在。所以，要預測未來，我們要讀歷史，要明白現在，我們也要讀歷史；而爲了達到後一個目的起見，則我們更不能不讀現代史。這很足以說明這本書的重要；而同時也就是我之所以彙譯這本書的第一個原因。

自從工業革命以後，科學的發明，和經濟的需要，促進了全人類的密切關係。經此之後，英國的問題便不全是英國人的問題，而同時也就是全歐的問題；全歐的問題便不全是全

歐的問題，而同時也就是亞洲的問題——甚至於全世界的問題。我們的國乃是個「次殖民地」的國；我們的事實上的統治者不是自己，而是一般外來的帝國主義者；所以，想要明白我們自己的處境，我們不但是要觀察自己；而同時還要觀察這些帝國主義者。歐洲乃是一般老大的帝國主義者的淵藪，所以我們對於牠，便有特加研究的必要。這很足以解明這本書對於我們的特殊意義；而同時也就是我之所以遂譯這本書的第二個原因。

抱着這種觀點來讀這本書，我敢相信：讀者是一定能够感到興味的——雖然我的譯筆也許是太過艱澀；我的譯文當中也許會有點錯誤。

二

但是假如他真的感到興味，則他也許會有點失望，因為：

(一) 這部書只是歐洲在最近十年當中的一個片面的縮影——人類活動的主要部份是鬥爭；一方面是人與「自然」的鬥爭；一方面是人與人的鬥爭。單就後一方面而言，晚近的人類活動似乎是採取了下列的幾種鬥爭形式的：

〔甲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——即普通所謂勞資之爭。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這個時期當中，這種鬥爭，最爲熱烈，如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羅斯革命，一九一八年三月的芬蘭的工人革命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奧國革命，德國革命，和匈牙利革命，一九一九年四月的巴威蘇維埃政府之設立，都是後先相繼地在這個時期當中發生的。

〔乙〕資產階級的國家與無產階級的國家的鬥爭——即列強與蘇俄之爭。這種鬥爭以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這幾年當中，爲最熱烈，如布列斯特·列塔斯克和議的簽訂，以及列強的直接干涉蘇俄內政的種種事件，都是在這幾年當中發生的。

〔丙〕帝國主義的國家與殖民地的國家的鬥爭——即工業先進的國家與工業落後的國家的鬥爭。這種鬥爭散見各處，如一九一九年三月高麗的叛變，一九二〇年一月土耳其的民族革命，一九二五年摩洛哥的叛變，一九二五年八月敘利亞的叛變，以及一八二五年的中國的五卅慘案，和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濟南慘案都是在這十年當中，先後發生的。

〔丁〕帝國主義者的自身的鬥爭——即列強與列強的鬥爭。由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戰便是她們的最大的鬥爭；而在後此的十年當中，則她們還不住地短兵接戰，

如軍備的競爭，和攻守聯盟的締結便是這種鬥爭的很明顯的表徵。

上述的種種鬥爭是在最近的十年當中，時常出現的。所以，假如我只想爲這十年寫一部比較地完全的歷史，則我們對於這些鬥爭，便不能不逐一予以敘述；而這本書却又只側重在最後的一種鬥爭——全書都是以列強之是否能夠維持和平爲主眼的——方面，因此，我便以爲牠只是一個歐洲局勢的片面的縮影。

(二)作者的觀點不怎徹底——作者是個法學家，而不是個歷史家。所以在他寫這一類的書的時候，他雖然知道「法律」之不足以解釋歷史，和排解國際的糾紛；但是他却只是掣「政治」來替代「法律」，而沒有再進一步地，掣「經濟」來替代「政治」，這是他的觀點欠深刻處。在他所著的國際關係 *International Relations* 上引莫利 *Lord Morley* 的話說：「政治學的範圍是比較法學的範圍廣一點的，因爲法學的終點便是政治學的起點」。他繼續着說：「我這本書乃是站在政治學的觀點上寫的」。從此，我們可以見到作者觀察社會現象的立場，和他對於政治學的認識。在他寫這本書的時候，他的觀點似乎還是沒有變更，所以，在有些地方當中，我們便會覺得他的解釋太過膚淺，例如他說歐洲的主因是列強的互相排擠（政治

的現象)；而對於她們之所以互相排擠的原由(經濟的背景)，則擱置不談，這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。

有了這兩個缺點，所以這本書便似乎未能盡滿人意；但是能盡滿人意的書又在那裏呢？

聲震一時的威爾斯的世界史綱 H. G. Wells, Outlines of History 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罷了。

路易·白郎克 Louis Blanc 說：現代史的編著乃是一種「最細巧，和最冒險的」工作。

牠的難點有二：一是正確的史料的搜集；一是客觀態度的保持。在這兩方面，這本書的作者都已作有相當的努力，和得有相當的成功，這是我所願意特別地向讀者提出的。

三

再說到這本書的譯例：

- 〔一〕全書概係直譯，間有意譯的只是例外的例外。
- 〔二〕全書概用語體文譯成，即條約譯文，也沒例外。
- 〔三〕譯者按語均冠有「譯者按」等等字樣，以防與書中原註混淆。

[四]書中地圖，另畫不及，所以迫得仍用原圖，即漢文註釋，也未附入，這是譯者所很爲抱歉的。

最後，我僅向讀者要求：譯文中倘遇有文意晦澀，易引誤會，或與原書，不盡相符的種種謬點，深望勿吝賜教，俟再版時也好修正。

譯者，一九二九，四，二五，於上海。